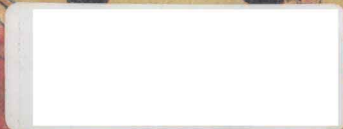


历史演义名著

隋唐演义

褚人获著



历史演义名著

隋唐演义

褚人获 著

岳麓书社
一九九三年六月

目 录

(上册)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1)
第 二 回	晋王树功夺嫡	(8)
第 三 回	杨文施谗谋易位	(8)
第 三 回	独孤逞妒杀宫妃	(14)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14)
第 四 回	造讖语张衡危李渊	(20)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20)
第 四 回	楂树岗唐公遇盗	(20)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26)
第 五 回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26)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31)
第 六 回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31)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赏罚	(39)
第 七 回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9)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45)
第 八 回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5)
第 九 回	入酒肆暮逢旧识人	(51)
第 九 回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51)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疴	(57)
第 十 回	二贤庄知己谈心	(57)
第 十 一 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友	(64)
第 十 一 回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64)
第 十 二 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70)
第 十 二 回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70)

第十三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带罪见姑娘	(78)
第十四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85)
第十五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像	(91)
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场	(98)
第十七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106)
第十八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心	(111)
第十九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16)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宫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21)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27)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135)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142)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148)
第二十五回	李玄邃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洩赃官乡	(154)
第二十六回	窈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160)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场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167)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173)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180)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肖后思游 (186)
第三十一回	薛治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193)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201)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207)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213)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218)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26)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窦建德 徐茂功初交秦叔宝 (232)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情 (239)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245)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艳色沾恩 (251)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命 (257)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264)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272)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280)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殉义 (287)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宫妃唐公起兵 (294)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消烈见 (302)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309)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315)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肖后 (322)

第一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诗曰：

繁华消歇似轻云，不朽还须建大勋。
壮略欲扶天日坠，雄心岂入駑骀群。
时危俊杰姑埋迹，运启英雄早致君。
怪是史书收不尽，故将彩笔谱奇文。

从来极富、极贵、极畅适田地，说来也使人心快，听来也使人耳快，看来也使人眼快，只是一场冷落败坏，根基都藏在里边，不做千古骂名，定是一番笑话。馆佳宫，铜雀台，惹了多少词人墨客，嗟呀嘲消。只有草泽英雄，他不在酒色上安身立命，受尽的都是落寞凄戚，倒会把这干人弄出个败局，或是收拾，或是更新，名姓可常存天地。但他名姓虽是后来彰显，他骨格却也平时定了。譬如日月，他本体自是光明，撞在轻烟薄雾中，毕竟光芒射出，若是人不识得，就到后来称颂的，形之纸笔，总只说得建功立业的事情，说不到他微时光景。不知松柏，生来便有参天形势；虎豹小时，便有食牛气概，说来反觉新奇。我未提这人，且把人当日遭际的时节，略一铺排。这番勾引那人出来，成一本史书，写不到人间并不曾知得的一种奇谈。可是：

器当盘错方知利，刃解宽牌始觉神；
由来人定天能胜，为借奇才一起屯。

从古相沿，剥中有复，虞、夏、商、周、秦、汉、三国、两晋。晋自五马渡江，天下分而为二，这叫做南北朝。南朝刘裕，篡晋称宋；萧道成篡宋称齐；肖衍篡齐称梁；陈霸先篡梁称陈。虽然各有国号，绍袭正统，名为天子，其实天下微弱，偏安江左。北朝在晋时，中原一带地方，倒被汉主刘渊，赵主石勒，秦主苻坚，燕主慕容廆，魏主拓跋珪，诸胡人据了，叫做五胡乱华，是

为北朝。魏之后乱离，又分东西。东西二魏，一边为高欢之子高洋篡夺，改国号曰齐；一边被宇文泰篡夺，改国号曰周。周又灭齐，江北方成一统。这时周又生出一个杨坚，小字那罗延，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乃父杨忠，从宇文泰起兵，赐姓普六茹氏，以战功封隋公。生坚时，母亲吕氏梦苍龙据腹而生，生得目如曜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杨忠夫妻知有异相，后来有一老尼对他母亲道：“此儿贵不可言，但须离父母，方得长大；贫尼愿为抚视。”其母便托老尼抚育。奈这老尼只是单身住庵，出外必托邻人看视。这日老尼他出，一个邻媪进庵，正将杨坚抱弄，忽见他头出两角，满身隐起鳞甲，宛如龙形。邻媪吃了一惊，叫声“怪物”，向地下一丢。恰好老尼归来，连忙抱起，惋惜道：“惊了我儿，迟他几年皇帝！”总是天将混一天下，毕竟产一真人。

自此数年，杨坚长成，老尼将他送还娘家。未几，老尼物故。后来杨忠亦病亡，杨坚遂袭了父职，为隋公。其时周武帝见他相貌魁奇，好生猜忌，累次着人相他。相者知他后有大福，都为他周旋。他也知道周武帝相疑，将一女儿夤缘做了太子妃，以固宠。直至周武帝晏驾，太子即位，是为宣帝。宣帝每有巡幸，以后父故，恒委坚以居守。宣帝庸懦，杨坚羽翼已成，竟篡夺了周国，国仍号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

隋主初即位，立独孤氏为皇后，世子勇为太子，次子广封为晋王。又因独孤皇后，悍妒非常，成全他不近女色。在朝将相，文有李德林、高颍、苏威，武有杨素、李渊、贺若弼、韩擒虎，君明臣良，渐有拓土开疆、混一江表意思。若使江南人主，也能励精图治，任用贤才，未知鹿死谁手。无奈创业之君多勤，守成之君，多逸。创业之君亲正直，远奸谀；守成之君恶老成，喜年少。中才之君，还受人挟持；小有才之君，便不由人驾奴。这陈主叔宝，也是一个聪明颖异之人，奈是生在南朝，沿袭文弱艳丽的气习，故此好作诗赋。又撞着两个东宫官，一个是孔范，一个是江总，又乃薄有才华，没些骨鲠的人。自古道：“诗为酒友，酒为色媒。”清闲无事，诗赋之余，不过酒杯中快活，被窝里欢娱，台池的点缀，打点一段风流性格，及时取乐。不说他换出一付肝肠，倒越畅快了许多志气，升江总为仆射，用孔范作都官尚书。君臣都不理政务，只是陪宴和诗过日子。陈主又在龚贵嫔位下寻出一个美人，姓张名丽华，发长七尺，光可鉴物，更是性格敏慧，举止娴雅，浅笑微颦，丰华入目，承颜顺意，婉娈快心；还有一种妙处，肯荐引后宫嫔御。一时

龚、孔二贵嫔，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并得鱼贯承宠，陈主哪有闲暇理论朝廷机事？就有时披览百官奏章，毕竟自倚着隐囊，把张丽华放在膝上，两人商议断决。妇人有什么远见？不免内侍秉节，纳贿擅权。又且孔范与孔贵嫔结为兄妹，固宠专政。当时只晓得有江、孔，不知有陈主了。

擅口歌声香，金樽酒痕绿。

一派绮罗筵，障却光明烛。

况是有了一干娇艳，须得珠玑玉佩，方称螭首蛾眉；翠褥锦衾，方称柳腰桃脸。山珍海错，金杯玉，方称他舞妙清讴；瑶室琼台，绣屏象榻，方称他花营柳阵。不免取用民间。这番便惹出一班残刻小人施文庆、沈客卿、杨惠朗、徐哲、暨慧景，替他采山探海，剥众害民。在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座大阁，都高数十丈，开广数十间。栏槛窗牖，都是沉香做就，还镶嵌上金玉珠翠，外布珠帘，里边列的是宝床玉几，锦帐翠帷。且是一时风流士女，绝会妆点。在太湖、灵璧、两广，购取奇石，叠作蓬莱，山边引水为池，文石为岸，白石为桥，杂植奇花异卉。

陈主自住临春阁，张丽华住结绮阁，龚、孔二贵嫔住望仙阁。三阁都是复道回廊，委婉相通，无日不游宴。外边孔范、江总，还有文士常侍王瑋等，里边女学生袁大舍等，都是陪从。酒酣，命诸妃嫔及女学士、江、孔诸人，赋诗赠答。陈主与张丽华品题，各有赏赐，把极艳丽的谱在乐中。每宴，选宫女数千人，分番歌咏，焚膏继晷，辄为长夜之饮。说不尽繁华景象，风流态度。

消息传入隋朝，隋主便起伐陈之意。高颀、杨素、贺若弼都上平陈之策。正在议论之间，忽然晋王广请领兵伐陈道：“叔宝无道，涂炭生民，天兵南征，势同压卵。若或迟延，叔宝殒灭，嗣以令主，恐难为功。臣谓及时讨罪，执取暴君，混一天下。”

看官们，你道征伐是一刀一枪的事业，胜负未分，晋王乃隋亲王，高爵重禄，有甚不安逸，却要做此事？只为晋王乃隋主次子，与太子勇俱是独孤皇后所生。皇后生晋王时，朦胧之中，只见红光满室，腹中一声响亮，就象雷鸣一般，一条金龙，忽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来。初时觉小，渐飞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余里远近，张牙舞爪，盘旋不已。正觉好看，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坠下地来，把个尾掉了几掉，便缩做一

团。仔细再一看时，却不是条金龙，倒象一个牛大般一只老鼠模样。独孤后着了一惊，猛然醒来，随即生下晋王。隋主闻知皇后梦见金龙摩天，故晋王小名叫“阿摩”。独孤后大喜道：“小名佳矣！何不并赐一个大名？”隋主道：“为君须要英明，就叫做杨英吧！”又想道：“创业虽须英明，守成还须宽广，不如叫做杨广。”

只因独孤后爱子之心甚切，时常在晋王面前，说那生时的异兆。晋王却不甘为人下，因自忖道：“我与太子一样弟兄，他是个皇帝，我却是个臣子，日后他登了九五，我却要三呼万岁去朝他。这也还是小事，倘有毫厘失误，他就可以害得我性命。我只管战战兢兢去奉承他，我平生之欲，如何得遂；除非设一计策，谋夺了东宫，方逐我一身快乐。只是没有些功劳于社稷，怎得到这个地位？”左思右想，想到独孤最妒，朝臣中有着妾生子的，都劝隋主废斥。太子因宠爱姬妾云昭训，失了皇后的欢心。晋王乘机，阳为孝谨，阴布腹心，说他过失，称己贤孝；到此又要谋统伐陈兵马，贪图可以立功，且又总握兵权，还得结交外臣，以为羽翼。

却喜隋主素是个猜疑的人，正不肯把大兵尽托臣下，就命晋王为行军兵马大元帅，杨素为行军兵马副元帅，高颍为晋王元帅府长史，李渊为元帅将司马。这高颍是渤海人，字昭玄，生来足智多谋，长于兵事。李渊成纪人，字叔德，胸有三乳，曾在龙门破贼，发七十二箭，杀七十二人。更有两个总管韩擒虎、贺若弼，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为先锋，自六合县出兵。杨素由永安出兵，自上流而下，一行总管九十员，胜兵六十万，俱听晋王节制。各路进发，东连沧海，西接川蜀，旌旗舟楫，连接千里。

陈国屯守将士，雪片告急，施文庆与沈客卿遏住不奏。及至仆射袁宪陈奏，要于京口、采石两处添兵把守，江总又行阻挠。这陈主也不能决断，道：“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涣败彼何为者耶？”孔范连忙献谄，说：“长江天堑，天限南北，人马怎能飞渡？总是边将要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隋兵若来，臣定作太尉公矣！”施文庆道：“天寒，人马冻死，如何能来？”孔范又道：“可惜冻死了我家兵马。”陈主大笑，叫袁宪众臣无可用力，这便是陈国御敌的议论了。饮酒奏乐，依然如故。

到了祯明二年正月元旦，群臣毕聚。陈主夜间纵饮，一睡不醒，直到日暮方觉。不期这日，贺若弼领兵已自广陵悄悄渡江。韩擒虎又带精兵五百，自横江直犯采石。守将徐子建，一面奏报，一面率兵迎敌。元旦各兵都醉，

没一个拈得枪棒的。子建只得弃了兵士，单舸赶至石头城。又值陈主已醉，自早候至晚，才得引见，回道：“明日会议出兵。”次日，鬼混了一日。到初四日，分遣萧摩诃、鲁广达等出兵拒战。内中萧摩诃要乘贺若弼初至钟山，击其未备；任忠要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截其后路；都是奇策。陈主都不肯听。到了初八日，督各将鏖战，其时只得一个鲁广达竭力死斗，也杀贺若弼部下三百余人。孔范兵一交就走，萧摩诃被擒。任忠逃回，陈主也不责他，与他两拒金银，叫他募人出战。谁知他到石子岗，撞着擒虎，便率兵投降，反引他进城。这时城中士庶乱窜，莫不逃生。陈主还呆呆坐在殿上，等诸将报捷。及至听得北兵进城，跳下御座便走，袁宪一把拉住道：“陛下尊重，衣冠御殿，料他不敢加害。”陈主道：“兵马杀来，不是耍处！”挣脱飞走，赶入后宫，寻了张贵妃、孔贵嫔道：“北兵已来，我们须向一处躲，不可相失。”左手绐了贵妃，右手绐了贵嫔，走将出来。行到景阳井边，只听得军声鼎沸，道：“罢，罢，去不得了，同一处死吧！”将自投于井。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一齐跳入井中。喜是冬尽春初，井中水涸，不大沾湿。陈主道：“纵使躲得过，也怎生出得去？”

三人躲了许久，只听得人声喧闹，却是隋兵搜求珠宝宫女。只见正宫沈后，端处宫中，太子深闭阁而坐，单不见了陈主，众军四下搜寻。有宫人道：“曾见跑到井边的，莫不是投水死了？”众军闻得，都来井中探望。井中深黑，微见有人，忙下挠钩去搭，陈主躲过，钩搭不着。众军无计，遂将石块投井中，试看深浅，好下井找寻。陈主见飞下石子，大喊起来道：“不要打我！快把绳子抛下，扯了我起来。”众兵急取长绳，抛勾数十丈。又等半日，听得陈主道：“你等用力扯，我有金宝赏你，切不可扯不牢，跌坏我。”初时两人扯，扯不动，又加两人，也扯不动。这些人道：“毕竟他是个皇帝，所以骨头重。”一个道：“毕竟是个蠢物！”及至发声喊，扯得起来，却是三个人，陈主与张贵妃、孔贵嫔同绳而上，怪道这等沉重，众人一齐笑将起来。

众人簇拥了陈主，去见韩擒虎。陈主到也官样相见，一揖。晚来，贺若弼自外掖门入城，呼陈主相见。陈主见他威风凛凛，不觉汗流股战。贺若弼看了笑道：“不必恐惧，不失作一归命侯。”着他领了宫人，暂住德教殿，外边分兵围守。

这时晋王率兵在后，先着高颖、李渊抚安百姓，禁止焚掠，驰入建康。两人正在省中出来，晓谕黎庶，禁约士卒，拘拿陈国乱政众臣。晋王向来矫

情镇物，不近酒色，此时他远离京师，且又闻得张丽华妖艳，着高颖之子记室高德宏，驰到建康，来取张丽华。高颖道：“晋王身为元帅，伐暴救民，岂可先以女色为事？”不肯发遣。高德宏道：“大人，晋王兵权在手，取一女子，抗不肯与，恐至触怒。”李渊便道：“高大人，张、孔狐媚迷君，窃权乱政，以国覆灭，本于二人。岂容留此祸本，再秽隋氏？不如杀却，以绝晋王邪念。”高颖点头道：“正是。昔日太公蒙面斩妲己，恐留倾国更迷君也。今日岂可容留丽华，以惑晋王哉！”便吩咐并孔贵嫔取来，斩于清溪。高德宏苦苦争阻不听。

张、孔二美人既斩，弄得个高德宏索兴而回。回至西营参谒，那晋王笑容可掬道：“丽华到了么？”高德宏恐怕晋王见怪，把这事都推在李渊身上，道：“下官承命去取，父亲不敢怠慢，着备香车细辇，还选美貌嫔御十人，陪送军前。”晋王笑道：“非着记室往取，高长史也未必如此知趣。”高德宏道：“只是可奈李渊，他言祸水不可容留，连孔贵嫔都斩了。”晋王听了失惊，道：“你父亲怎不作主？”德宏道：“臣与父亲再三阻挡，必不肯听，还责下官父子做美人局，愚弄大王。”晋王大怒道：“可恶这厮！他是酒色之徒，一定看上这两个美人，怪我去取，故此捻酸杀害。”却又叹息道：“这也是我一时性急。再停两日，到了建康，再说取陈叔宝一千家属起解，那时留下，谁人阻挡？就李渊劝谏，只是不从，也没奈何我。这便是我失算，害了两个丽人。”临后恨恨的道：“我虽不杀丽华，丽华由我而死，毕竟杀此贼子，与二姬报仇。”当下一场懊恼散了，早已种下祸根。

晋王因此一恼，倒勉强做个好人。一到建康，拿过施文庆，道他受委不忠，曲为谄佞，沈客卿重敛逢君，杨惠朗、徐哲、暨慧景，侮法害民；时为五侯，都将来斩在石关前。又把孔范、王瑳等投于边裔，以息三吴民怨。使元帅府记室裴矩，收图籍，封府库，一无所取。以博贤声。又道贺若弼先期决战，有违军令；李渊怠慢，不修职事，上疏纠劾，请拘拿问。隋主知平陈若弼首功，渊居官忠直，俱免罪，还先召回若弼，赐绢万段。

其时，各处未定州郡，分遣各总兵督兵征服。川蜀、荆楚、吴越、云贵，皆归版图，天下复统于一。惟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石龙夫人冼氏为主。夫人陈阳春太守冯宝之妻，冯仆之母也。闻隋破陈，夫人亲自起兵，保全四境，筑城拒守。众号圣母，谓其城曰“夫人城”。隋遣柱国韦洸，安抚岭外。夫人拒之，洸不得进。晋王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使之归隋。

夫人得书，集首领数千人，终日恸哭，北面拜谢后，始遣其孙盎，率众迎入广州。夫人亲披甲冑，乘介马，张锦伞，引数骑卫从，载诏书称使者，宣谕朝廷德意，历十余州，所至皆降。凡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封盎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太夫人，赐临振县为汤沐邑，一年一贡献，三年一朝覲。时人作诗，以美其事，有“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及”云“摇锦车节，月照角端弓”之句，智勇福寿，四者俱全，年八十余而终，称古今女将第一。

不说那谯国夫人这事，却说是年三月，晋王留王韶镇守建康，自督大军，与陈主及其宗室宾御，文武百官，发建康，四月至长安，献俘太庙。拜晋王为太尉，赐辂车衮冕之服，玄玉白璧。杨素封越公，贺若弼、韩擒虎并进上柱国，若弼封宋公。擒虎因放纵士卒，淫污陈宫，不与爵邑。高颖加上柱国，进爵齐公。李渊升卫尉少卿。因是晋王恼他，不与叙功，反劾他，故此封赏极薄。李渊也不介意，喜是晋王复奉旨出镇扬州，不得频加谗譖。但是晋王威权日盛，名望日增，奇谋密计之士，多入幕府，他图谋非望之心越急了。况且内有独孤后为之护持，外有宇文述为之计划，哪有图谋不遂的理！

未知隋主意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杨广施谗谋易位 第二回 独孤逞妒杀宫妃

尝言木有蠹，虫生之，心中一有爱憎，受者便十分倾轧。隋自独孤皇后有不喜太子勇的念头，被晋王窥见，故意相形：知她怪的是宠妾，他便故意只与肖妃相爱，把平日一段好色的心肠，暂时打叠；知她喜的是俭朴，他便故意饰为节俭模样，把平日一般奢华的意气，暂时收拾。不觉把独孤皇后爱太子的心，都移在他身上。这些宦官宫妾，见皇后有些偏向，自然偷寒送暖，添嘴搠舌。对太子，寻规蹈矩的事体，不与他传闻；有一不好，便为他张扬起来。对晋王，宫中有些劣处，都与他掩饰；略有好处，一分增作十分，与他传播。况且又当不得晋王与肖妃把皇后宫中亲信的，异常款待；就是平常间，皇后宫人内监往来，尽皆赏赐，谁不与他在皇后前称赞！此时晋王已知事有七八分就了。

他又在平陈时，结识下一个安州总管宇文述。因他足智多谋，人叫做小陈平。晋王在扬州，便荐他做寿州刺史，得以时相往来。一日，与他商议夺嫡之事。宇文述道：“大王既得皇后欢心，不患没有内主了。但下官看来，还有三件事：一件，皇后虽然恶太子，爱大王，却也恶之不深，爱之不甚。此行入朝，大王须做一苦肉计，动皇后之怜，激皇后之怒，以坚其心。还有一件，外边得一位亲信大臣，言语足以取信圣上，平日进些谗言，当机力为撺掇；这便是，中外挟功，万无一失了。但是废斥易位，须有大罪，还须买得他一个亲信，把他首发，无事认作有，小事认作大，做了一个狼见证，他自然展辩不得。这番举动，不怕不废，依次行之，大王不怕不立。况有皇后作主。这两件下官做得来，只是要赏金珠宝玩数万金，下官不惜破家，还恐不敷。”晋王道：“这我自备。只要足下为我，计在必成，他时富贵同享。”其年恰值朝觐，两个一路而来，分头作事。

巧计欲移云蔽日，深谋拟令腊回春。

一边晋王自朝见隋主及皇后，朝中宰执，下至僚属，皆有赠遗；宫中宦官姬侍，皆有赏赐。在朝各官，只有李渊道：“虽为旧属，但人臣不取私交”。

不肯收晋王礼物。这边，宇文述参谒大臣，拜望知己之后，来见大理寺少卿杨约。这杨约是越公杨素之弟。素为尚书左仆射，威倾人主，自时地尊位绝；且自平陈以后，陈宫佳丽，半入后房，颇耽声色，不大见人，故人有所求，都走杨约关节，他们庭如市。宇文述在外宫等了许久，方得相见，送了百余金厚礼，一茶而退。

宇文述与杨约，是平日忘年旧交，因此都来答拜。宇文述早在寓中等候。延进客座，只见四壁排列的，都是周彝商鼎，奇巧玩物，辉煌夺目，杨约不住睛观看。宇文述道：“这都是晋王见惠。兄善赏鉴，幸一指示。”杨约道：“小弟家下，金宝颇多，此类甚少。尝从家兄宅中见来，觉兄所有更胜。”见侧首排有白棋枰，碧玉棋子。杨约道：“久不与杨兄交手矣，兄在此与何人手谈？”宇文述道：“是随行小妾。”杨约道：“是扬州娶来的了。扬州女子，多长技艺。”宇文述道：“棋枰在此，与兄一局何如？”便以几上商鼎为彩。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把珍玩输去强半。及酒至，席上陈设，又都是三代古器，间着金杯玉斝。杨约道：“这些金酒器，一定也是扬州来的；我北边无此精工。”宇文述道：“兄若赏它，便以相送。”便叫另具一桌，与杨爷畅饮，又命仆从将这些玩器，都送到杨爷宅中。手下早已收拾送去了。杨约还再三谦让道：“这断不敢收，这是见财起意了。岂可无功受禄？”宇文述道：“杨兄，小弟向为总管，武官所得，不够馈送上司，及转寿州，只吃得一口水，如何有得送兄？这是晋王有求于兄，托弟转送的。”杨约道：“兄之赐，已不敢当，若是晋王的，如何可受？”宇文述道：“这些小物，何足希罕！小弟还送一场永远大富贵与贤昆玉。”杨约道：“譬如小弟，果不可言富贵；若说家兄，他富贵已极，何劳人送？”宇文述笑道：“兄家富贵可云盛，不可云永。兄东宫以所欲不遂，切齿于令兄乎？他一旦得志，至亲自有云定兴等，官僚自有唐令则等，能专有令兄乎？况权招嫉，势招讐，今之屈首居昆季下者，安知他日不危昆季，思踞其上也？今幸太子失德，晋王素溺受于中宫，主上又有易储之心，兄昆季能赞成之，则援立之功，晋王当铭于骨髓。这才算永远悠久的富贵。是去累卵之危。成泰山之安。兄以为何如？”杨约点头道：“兄言良是。只是废立大事，未易轻诺，容与家兄图之。”两人痛饮，至夜而散。

次日，又打听得东宫有个幸臣姬威，与宇文述友人段达相厚。宇文述便将金宝，托段达贿赂姬威，伺太子动静。又授段达密计道：“临朝如此如此。”且许他日后富贵。段达应允，为他留心。及至晋王将要回任扬州，又依

了宇文述计较，去辞皇后，伏地流泪道：“臣性愚蠢，不识忌讳。因念亲恩难报，时常遣人问安。东宫说儿覬觐大位，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谗生投杼，酖遇杯酌，是用忧惶，不知终得侍娘娘否？”言罢，呜咽失声。皇后闻言曰：“睨地伐渐不可耐，我为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专宠阿云。使有如许豚犬，我在汝便为所凌，倘千秋万岁后，自然是他口中鱼肉，使汝向阿云儿前稽首称臣讨生活耶！”晋王闻言，叩首大哭。皇后安慰一番，叫他安心回去，非密诏不可进京，不得轻过东宫，停数月，我自有关主意。晋王含泪而出。宇文述道：“这三计早已成了。”

这杨约得了晋王贿赂，要为他转达杨素，每值相见，故作愁态。一日，杨素问他：“因甚怏怏？”杨约道：“前日兄长外转，东宫卫率苏孝慈，似乎过执，闻太子道：‘会须杀此老贼！’老贼非兄而谁？愁兄白首，履此危机。”杨素笑道：“太子亦无如我何！”杨约道：“这却不然。太子乃将来人主。倘主上一旦弃群臣，太子即位，便是我家举族所系，岂可不深虑？”杨素道：“据你意，还是谢位避他，还是如今改心顺他？”杨约道：“避位失势，纵顺他，也不能释怨。只有废得他，更立一人，不惟免患，还有大功。”杨素抚掌道：“不料你有这智谋，出我意外。”杨约道：“这还在速；若迟移，一旦太子用事，祸无日矣！”杨素道：“我知道还须皇后为内主。”

杨素知隋主最惧内，最听妇人言的，每每乘内宴时，杨素称晋王贤孝，挑拨独孤皇后。妇人心肠偏窄浅露，便把晋王好，太子歹一一齐搬将出来。杨素又加上些冷言热语。皇后知他是外庭最信任的，便托他赞成废立，暗地将金宝送来嘱他。杨素初时，还望皇后助他，这时皇后反要他相帮，知事必成。于是不时在隋主前搬斗是非，又令宦官宫妾乘隙进谗，冷一句，热一句，说他不好的去处。正是积毁成山，三人成虎。

天皇二十年十月，隋主御武德殿宣诏废勇为庶人。其子长宁王俨，上疏求宿卫。隋主甚有怜悯之意，却又为杨素阻住。还有一个五原公元旻直谏，一个文林郎杨孝政上书，隋主听信杨素，俱遭刑戮。杨素却快自己的富贵可以长久。到了十一月，擢掇隋主立晋王为太子，以宇文述为东宫左卫率。晋王接着旨意，先具表奏谢，随择吉同萧妃朝见，移居禁苑，侍奉父母，十分孝敬。隋主见他如此，也自欢喜。且按下不提。

却说独孤后的性儿，天生成的奇妒，宫中虽有这宫妃爱女，花一团，锦一簇，隋主只落得好看，哪一个能与他宠幸？不期一日，独孤后偶染微疾，

在宫调理。隋主因得了这一个空儿，带了小内侍，私自到各宫闲耍。在喜鹊楼前，步了一回，又到临芳殿上，立了半晌，见那些才人、世妇、婕妤、妃嫔、成行成队，虽都是锦装绣裹，玉映金围，然承恩不在貌，桃花嫌红，李花怪白，看过多时，并没一个当意。信着步儿，走到仁寿宫来，也是天缘凑巧，只见一个少年宫女，在那里卷珠帘。见了隋主来，慌忙把钩儿放下，似垂柳般磕了一个头，立将起来，低了眼针，傍着锦屏风站住。隋主仔细一看，只见那宫女生得花容月貌，百媚千娇。

隋主问道：“你是几时进宫的？怎么再不见承应？”那宫女见隋主问她，因跪道：“贱婢乃尉迟迥的孙女，自投入宫，即蒙娘娘发在此处，不许擅自出入，故未曾承应皇爷。”隋主笑道：“你且起来。今日娘娘不在，便擅自出入也不妨。”正说间，只见近侍们请回宫进晚膳。隋主道：“就在此吃吧！”不多时，排上宴来。隋主又叫尉迟氏侍立同饮。尉迟氏酒量原浅，因隋主十分见爱，勉强吃了几杯，遂留在仁寿宫中宿了。

次日，隋主早起临朝，满心畅意道：“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么区处？”却说独孤后虽然有病，哪里放心得下？不时差心腹宫人打听，早有人来报知这个消息。独孤后听了，怒从心上起，也顾不得自家的身体，带了几十宫人，恶狠狠的走到仁寿宫来。此时尉迟氏梳洗毕，正在那里验臂上的黄蜂退了多少，猛看皇后与一队宫女蜂拥而来，吓得她面如土色，扑碌碌的小鹿儿在心头乱撞，急忙跪下在地。独孤后进得宫来，脚也不曾站稳，便叫揣过这个妖奴来。众宫人哪管她柳腰轻脆，花貌娇羞，横拖的乱挽乌云，倒拽的斜牵锦带，生辣辣扯到面前，便骂道：“你这妖奴，有何狐媚伎俩，辄敢蛊惑君心，乱我宫中雅化！”

尉迟氏战兢兢答道：“奴婢乃下贱之人，不知娘娘法度，焉敢上希宠幸？也是命合该死，昨晚不期万岁爷忽然到宫中吃夜膳，醉了，就要在宫中留幸。贱婢再三推却，万岁爷却不肯听，没奈何只得顺从。这是万岁爷的意思，与贱婢无干，望娘娘哀怜免死。”独孤后说道：“你这个妖奴！昨夜快活，不知怎么样装娇做俏，哄骗那没廉耻的皇帝；今日却花言巧语，推得这般干净。”喝宫人：“与我痛打。”尉迟氏叩头：“望娘娘饶命！”独孤后道：“万岁爷既这般爱你，你就该求他饶命！为何昨夜不顾性命的受用，今日却来求我？你这妖奴！我只提防疏了半点，就被你哄骗到手。今日就将你打死，已悔恨迟了，不能泄我胸中之气。怎肯又留一个祸根，为心腹之害！左右为我